



小说家的散文

乔典运 著

# 我的小井

乔典运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小井 / 乔典运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10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1365-8

I.①我… II.①乔…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31662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编 选 晓 尘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赵红宙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4 000  
版 次 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71-63956290

# 目录

## 辑一 世说

3

妈妈

7

莫忘了自己

11

耳朵

14

友情战胜癌症

18

自祭

20

想

24

争爰

27

伪祸

31

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

35

砸笔

45

书祸

## 辑二 观人

51

《康熙大帝》和书记

54

好人兰建堂

57

心在文中

——李克定印象

60

独特的发现

——读李天岑小说

### 辑三 翻山

65

梦游桃花洞

68

这山,这人

72

魂归五龙潭

75

看山

香严寺,快了!到了!

辑四 学文

真心话

别了,昨天

——关于短篇小说《村魂》和《满票》

生活的恩赐

——兼谈短篇小说《村魂》《满票》的创作

伟大的背良心

没洞的洞

98

生活笑了

101

互助组

104

小城今天没话说

107

想起“狼来了”

——关于《笑城》的回信

110

我的小井

113

关于新故事创作

116

读书与创作

118

没有一二三

121

感觉不良

124

坐井观天,坐天观井

127

岁首的话  
——给朋友的一封信

129

创作与生活  
——给朋友的一封信

辑五 过河

137

我这半辈子

辑一 世说



## 妈妈

她是一位极普通的农村大娘,没有过轰轰烈烈的业绩,连救助别人的好事也很少做过。她太穷了,实在无力去接济别人,只有陪着流眼泪的人流眼泪。每逢有人讲自己如何英雄如何舍己为人时,她就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一个要饭的来到自己家门口,锅里没有一口饭,屋里没有一把米,没有东西打发人家。想起这些她就脸红,叹气,觉着自己活得不像个人。村里人可不这样看她,都说只有她才是个真善人。吃食堂时,大家选她打饭,掌握勺叉。一天二两三两粮食,有时一两半两,分成三顿,又分到每勺里能有几粒糝子?掌勺的要想对你好,从锅里猛地捞一勺,便稠的多稀的少,不管别人死不死保你活着。要想坑你,从上面给你撇一勺,便全是清水没有稠的,别人活不活保你得死。她不,不论给谁打饭,打之前都会先在锅里咕咚咕咚搅一搅,搅匀了再打,人们喝到碗底相互之间比比,沉在下边的糝子都差不多。社员们说她

好,承她的情,她不领情,说:“我给你多打了?”有的干部去打饭,叫她别搅和,从锅底盛,她装作没听见,还照样搅,便说她是瞎子,她不认账,说:“给你少打了?”后来批她斗她,说她不分好人坏人,不分敌人自己人,没有立场,没有觉悟,叫她检查,她怯怯地说:“我想……”质问她想什么?她喃喃地说:“我想都是人!”

她有几个孩子,是用奶水汗水泪水养育大的。别的人家给儿女们痛说家史,说老的吃了多少多少苦,受了多大多大罪,他们才得活命,才有今天,叫儿女们铭记在心,别忘了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她不,虽然她吃的苦受的罪比别人大一百倍,她从来不给孩子们讲这些,她心里没想过叫孩子们报恩。孩子们叫她也讲讲,她指指院里树上的鸟窝,说:“鸟还喂子哩,当妈的不该养活孩子?”

她不讲,孩子们格外孝顺她。孩子们长大了,工作了,当官了。她还是照老样子生活,吃平常吃的饭,穿平常穿的衣,做平常做的活儿,说平常说的话,只是对乡亲们格外亲近几分。乡亲们说她好,不像有的人孩子在外边干个芝麻子大的事就烧得厉害。她说:“有啥烧,怕还怕不及哩。”她这是心里话,她怕孩子们当了官就变了,不像个人了。

一次,儿子捎回来一张竹子做的躺椅,她看了很不高兴,说:“买这干啥?”

儿子表白道:“你上岁数了,有时候累了坐坐躺躺方便些。”

她说：“我不要，想坐了有小椅，想躺了有床，你快拿走！”

儿子很为难，解释说这是最低档次的东西，不算个什么。她说：“别看左邻右舍只隔个山墙，我只要躺下去大腿往二腿上一跷，马上就变成十里八里远了，谁还和咱来往？”

在她的坚持下，儿子只好把躺椅拿走了。

过了几年，一天人们来给她报喜，说县里开人代会，她的儿子选上县长了。她没喜，心里倒像突然塞了块石头，他怎么能当县长？他会当吗？一天里捎了三趟信叫儿子回来。儿子以为出了什么事，散会后半夜赶回家里，见妈好好的，就急切地问：“妈，有啥事？”

她叫他坐下，怀疑地问：“听说你当县长了，真的？”

儿子说：“真的。”

“你能干得了吗？”

“这……”儿子笑笑不知怎样回答。

“这可不是玩的，你要觉着自己没这个能耐，赶紧回去给上级说说辞了，别误了公家的大事！”她说得十分恳切，看着他。

“我学着当，尽量当好。”他看看她眼睛里的焦急不安，便低下头不敢再看了。

这天夜里，娘儿俩睡在一起。他睡着了，她可没睡着，她一直想到天明，想些什么她也说不清了。

儿子要走了，问：“妈，还有啥事没有？”

“妈没能耐，你们从小跟着妈没享过一天福。”她突然双手拉住了儿子，眼泪扑扑嗒嗒流下来，呜咽着说：“你当县长了，妈也不求享你的福，妈只求你一件事，别叫人们提着你的名字骂你妈，行吗？”

“妈！”他不由得也流下了眼泪，心里好酸，“妈，我报答不了你的恩情，要再叫人家骂你，我还算你的儿子吗？”

他走了，去当县长了，妈的话片刻不停地伴着他，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人们都说他是个好县长。每当他听到颂扬之词时，他就想，我真有这么好吗？小心，别叫人背地里骂我妈妈。于是，他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时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工作做得更好了，对群众更亲近了。

人们只知道他好，不知道他有个好妈妈，没有人颂扬过她。

一九九三年

## 莫忘了自己

人,什么都可以忘了,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忘了就会自找没趣,自讨烦恼。

这件小事本该忘了,偏偏想忘却忘不了。

多少年前,因为上级说了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我便沾了光,叫我当了一个单位的兼职副主任。据说,这个单位的权力很大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别人看不见,我也试不着。反正,我很识抬举。我当了,还很高兴,也很积极,只要通知我,我就去开会,开会时就发言。这个单位的头头是个好人,这个单位的同志也是好人,都把我当个人看,这样,我才从那个不把人当人的年代里走过来。大家把我当个人看,我就很感动,外加感激。

有一天,我兼职的这个单位通知我,说武汉总医院来了高级医生,给县里领导检查身体,叫我也去检查检查。我想我的身份不够格,我不是领导,挤到领导群里不合适,会前不是后不是、左

不是右不是,怪尴尬的。我坚决谢绝了。谁知这个单位的头头们都不同意,咬住说我也是领导,说我要不承认自己是领导,就等于否认他们的领导地位了。这样我就不好再拒绝了。于是,第二天我吃了早饭就去了。这个单位的一个副头头把我领到了老干部局,说:你在这里等着,轮着你了,通信员会来通知你,会领你去的。我就在那里老老实实坐着,嘴里不好意思说什么,可心里笑得很凶,没想到我这个人也成了领导,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也翻了身,真是交上了好运。心里的笑一定反映到了脸上,有人问我喜什么,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社会主义嘛,有啥不值得喜的?

我坐了一会儿,通信员来了说叫我去,当然不是传叫,是叫了一声乔主任,说乔主任,轮着你了,请你去。又是乔主任,又是请,这称呼这请字都使我差点忘记自己姓啥名谁了。我跟着通信员去了,看病的地方在后面楼房的一个套间里。从老干部局到那个套间要经过一个球场,经过几排房子,大概有二百米远。我走过这二百米,好像从这个天地走到另一个天地,从地狱走向天堂了。这是走向一个很崇高的地方,崇高得令全县人民仰头张望。因为这不仅是检查身体,这里是只有领导才能检查身体的地方。我走在这二百米的路上,心里在翻江倒海,我想到了才过去的黑夜,千百次的斗争,还有挨打和屈辱。忘不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绳捆索绑还嫌太松散了,背上又楔进几块板子柴,跪在尖利的石子上,然后是踢是打,散会时身上七处流血,血把双眼都糊住了。还有,十

冬腊月冰天雪地,不准生火,不准吃熟食,一家人整整吃了一个月生红薯,回归到原始人的时代了。没想到曾几何时我又成人了,还是个层次不低的人,就要和领导们在一块儿检查身体了,真好!真好!一切都真好!心里一热,眼泪就流出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挨打时没流过泪现在流了。人都是敬怕的,没有打怕的。我这不轻流的泪流了,大概也是敬出来的。我走在这二百米的路上,像蹚过了一条清澈晶莹的小溪,洗净了浑身的屈辱,洗去了满腹的怨气。那个身心累累伤疤的旧我荡然无存了,我仿佛得到了新生,阳光照到了心里,面前展现出美妙无穷的春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这是把鬼变成人的大恩,再也没有什么杂念了,一心只想着如何奋起报恩了。

终于到了那个楼房,进了那个套间。医生在里间看病,外间放着许多沙发,坐了不少人,有全县最高领导,也有够格的领导,还有不是领导而是领导亲朋的一般人,这一般人中有比我还一般的人。我瞅了个空位,坐到了沙发上,等着叫我去里间检查身体。我刚刚坐下,一个具体负责的人就看见了我,很不满地看我一眼,接着就问我:“你来干什么?”我回道:“来检查身体。”他板起了脸,冷冷地说:“今天不中,今天领导们检查身体!”我的头轰一下炸了,可我还不死心,我还存一线希望,我认为那位最高领导会纠正这个负责人的话,因为那位最高领导听到那个负责人的话,谁知那位最高领导什么也没说。这时候满屋子的人都盯住了我,盯